

◆岁月回眸

城步白云水电站修建始末

肖尊国/口述 赵仲芳/整理

城步境内,峰峦叠嶂,山高水长。不知何年何月哪代人,在原白云乡黔峰山下的巫水上游峡谷峭壁上,凿了一条石径,是当地人通往县城和兰蓉(乡镇名)的近道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我曾在城步白毛坪区担任副书记兼区武装部长,多次提心吊胆走过这条路。在猴猴愁攀的悬崖峭壁上,只能四肢紧贴石壁,一步一步向前移动,不敢有丝毫大意。峭壁上还挂有一个岩洞——“萝卜洞”,洞中常年烟雾迷蒙。路人经过,常闻听到洞内传出奇异的响声。

1982—1983年,我担任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,分管农林水工作。我与时任县水利局局长陈迪庭,以及总工程师唐上生,技术骨干李昌用、陈立培等,对全县水利建设布局进行全面规划,提出了在萝卜洞选址,修建“白云水电站”的设想。我们认为,这里的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流量,确实是修电站的天然宝地,也是根治千百年来巫水流域洪涝灾害的最佳措施。为此,我们精心制定了一个修建白云水电站的预案,报送到当时邵阳地委和邵阳行政专署,得到了专署副专员、水利专家白宝庭的认可。他指定地委农村部副部长谢迪刚、水电局副局长裴新民等,向省水利厅汇报。省水利厅长史杰听完汇报后非常重视,指令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很快组成调查组,赴城步萝卜洞进行现场调查勘探,然后拟定方案,原则同意把白云水电站列为大型水库水电站,预算总投资为8000多万元。

按当时规定,没超过1亿元的水利项目,可以由本省批准实施。当时我充满信心,以为白云水电站的立项十拿九稳。城步的水利资源开发和利用,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,终究有了奔头。

1985年,我挑起了城步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的重担。为了体察民情、熟知县情,为城步的发展定思路、定决策、定措施,我带领县四大班子成员和几个工作人员,大暑天绕着城步边界村“千里行”,每天爬山涉水,走路几十里。半个来月,我们走进了1000多户人家。当年我四十出头,身板子也结实,白天爬山过界,访贫问苦,毫不觉得累。晚上躺在老百姓床上,回想起白天看到的贫困百姓的现状,翻来覆去,无法入睡。我把这些天来的所见所闻梳理成文,归纳为“五难”(吃饭难、住房难、读书难、走路难、看病难)。该如何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?

回到县里后,我把地矿部来城步支教的“讲师团”团长于力平约到家里,谈起调研中的“五

难”。我愧疚地对他说:“我想把这些情况向高层领导报告反映,你看行吗?”于力平坦诚地对我说:“你归纳的这‘五难’,与我在城步了解到的差不多……我们讲师团从北京下来时,胡耀邦总书记有过交待,你们下去发现什么问题,可直接给中央反映……我们可以把你调查的情况和讲师团了解的情况一并向上反映。”我惊喜地说:“这就好,这就好!”

1986年春节前,我把情况说明整理好,交给了回北京休假的于力平。当年1月26日,县委收到了省委发来的文件,得知胡耀邦总书记在反映城步“经济文化落后,群众生活困难”的汇报上做了重要批示,并要求“力争三年有个明显的变化”。正是这个批示,成为中国扶贫事业的一个新起点。

1986年6月,省委在湘西吉首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扶贫工作会议(初称“省委工作会议”)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出席。原本会议没有安排城步作大会发言。我火燎火急,向省委请求:“胡耀邦总书记对城步有批示,城步就应该有个回应。我想做一个力争三年有明显变化的表态,请求在大会上有一次发言的机会。”当晚九点,我接到通知:明天的会,城步第一个发言,要有书面材料。我高兴得不得了,与当时同去吉首的城步县委办副主任张正清在宾馆摇着两把大蒲扇,就着昏黄的灯光,通宵达旦,拟定了发言稿。

第二天,当着毛致用书记和全体与会人员的脸,我有理有据说起城步的“五难”;对如何落实胡耀邦总书记“力争三年有明显变化”的批示,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打算。我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反响,也得到了毛致用书记的肯定。

稍后,城步召开了县委五届二次全体(扩大)会议,做出了《关于以扶贫、脱贫、治穷致富为中心,群策群力,实现三年时间有个明显变化的决议》。会后,全县干部群众团结一心,迎难而上,拉开了全县对口扶贫的序幕。

同年10月,省委主要领导带领省计委、省农委、省水利厅等领导,来邵阳视察了西边几县,但没到城步来,只在武冈招待所听取武冈火电厂和城步水库水电站立项的汇报。然而,因种种原因,还是拍板了武冈火电厂,放弃了城步水电站。

白云水电站一天不立项,我一天都不安心。我多次在县委常委会上,提起修建白云水电站一事。我强调说,如果能争取到白云水电站工程立项,这可是城步一项最大的“造血式”扶贫;但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,修电站可能要几年甚至

十几年,才能见成效。常委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,从县财政挤出20万元,作为争取项目启动资金。原邵阳地区行署副专员白宝庭对此事大力支持,和我一起带队赴京,终于争取到水利部对白云水电站的批准立项,并同意先审批拨付100万元,做前期施工和招标工作。

1989年,邵阳市委正式下文,成立白云电站指挥部,着手前期招标投标和施工准备。大坝设定全长200米,坝高121米,坝形为砼面板堆石坝。1990年7月,承建单位云南水利十四局的100多名技术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,浩浩荡荡开进了沉寂的白云水电站工地。

工程进入实质性的施工阶段后,邵阳市委决定免去我县委书记的职务,调任白云电站指挥长。1990年,我当选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,仍兼任白云电站工程指挥部指挥长。扎扎实实在白云电站工地“晴天一身汗,落雨一身泥”地干了四年后,我于1993年调离了白云电站指挥部。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,白云电站于2000年10月5日正式并网发电。该电站装机容量为5.4万千瓦,年发电量1.168亿千瓦时,年均上网电量11185千瓦时,年均创收2978万元,上交利税964万元……

白云湖是修建电站后形成的湖泊,现是南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域。总蓄水面积13平方公里,平均水深87米。放眼一望,水如碧玉,波光粼粼。近百座翠绿的山峦小岛,似大珠小珠撒落在浩淼的湖面上。蔚蓝的天空上,成群结队的白鹭在团团白云下飞翔……这是一处多么美丽的苗疆风光胜境啊!

白云湖和白云电站,是城步乃至整个邵阳的一张靓丽名片,为城步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(肖尊国,邵阳市委原副书记;赵仲芳,城步退休干部)

关心下一代
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赞美的力量

刘凯

暑假的一天,正在办公室的我,接到学生楠打来的电话:“老师,您在哪儿呀?我有好消息要告诉您。”

“是吗?我在办公室,你过来吧。”

不到十分钟,办公室的门被推开。在金色的阳光中,我看到一个兴高采烈的身影跑过来。楠兴奋地说:“老师,我考上中国政法大学了!”说完,他变戏法一般从背后拿出录取通知书。

高二的时候,他上我的课,总是呵欠连连、无精打采。待我盯住他时,他就拿眼光斜斜地看着我,像是在挑衅,又似乎在思考。如果是偶然这样,我并不在意,可次数多了,我就有些反感他了。我看他的眼神总是怪怪的,充满讥讽嘲笑的味道。

一个周末的上午,楠的妈妈找到我说:“老师,您就是某某老师吧!告诉您,我家楠特别喜欢您呢?”

“啊,真的吗?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真的,我家楠经常在家里谈起您,他可喜欢您了。”楠的妈妈补充说。怕我不信,她还举了很多楠喜欢我的例子。我听了,心里不禁荡起一阵涟漪,觉得楠也不再那么让人讨厌了。

当天晚上,我找楠谈话。因为有上午情绪的铺垫,我跟他谈话的语气就温和多了。我询问楠的学习状况。楠告诉我,他对某科目没有信心。我耐心地劝他,劝他不要灰心。最后,我给楠打气说:“楠,我相信你是最棒的,你那么聪明好学,肯定可以学好,老师看人不会错!”听到这些,楠开心地走了。而后,他听课用心多了。后来,我又找了他几次,表扬他的进步。

楠的成绩越来越好。高考时,楠以625分的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,其中文综考了250分。

进入大学之前,楠给我写了封信,说他真的很感谢我。信中提到,每次他想要放弃某门课的时候,他的母亲就对他说:“刘老师说你是一个最有潜力的人,你只要比别人多细心一些,多努力一些,肯定是最优秀的。他对你特别满意。”

“妈妈每次都向我展示您跟她的通话记录。我这才知道,您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表扬我,我特别感动。您对我的赞美,是我最大的动力。”楠写道。

看到这些,我先是一愣,继而明白他妈妈的良苦用心了。原来,她妈妈跟我、跟孩子所说的一切,都是她编织的“谎言”!可就是这些善意的谎言,竟营造了我对孩子最美的印象,同时也成全了我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愿望!

多么睿智的妈妈呀!可是,就在我为孩子妈妈感动的同时,却为自己汗颜:试想如果我对每个学生,都能够自觉地以这样的耐心去对待,那么我会拥有更多优秀的学生吧。

(刘凯,武冈人,现供职于长沙市东雅中学)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茶水摊

唐文林 王艳萍

茶水摊是很有特色的一个行当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,这种茶水摊很多。家庭妇女或老人,通常在门口搭起一个小小的凉棚,里面摆一个桌子、几条凳子。用玻璃杯装好凉茶,再用方玻璃片盖住杯口,整齐地码放着,以示卫生。一杯凉茶,只收一两分钱。喝茶的大多是农村进城的,他们走累了需要在这里歇歇脚,还可以抄起摊主预备的蒲扇,扇着扇子和摊主聊天,然后精神抖擞地继续赶路。

慢慢地,茶水摊也卖起了可乐、矿泉水,到后来有的干脆外加香烟及瓜子、糖果等小食品。在市场经济下,茶水摊随着环境的变迁逐渐消失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系宝庆烙画传承人)



夜宿山水间

鄢跃斌

离离暑云散,袅袅凉风起。处暑刚过,我们三五成群从县城出发,沿着崎岖起伏的山间公路兜兜转转约30分钟,便来到了一处狭长幽森的山谷。

山谷间流水潺潺。一条自南向北蜿蜒而下的山涧小河将山坳一分为二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槽。河水清澈见底,各种大小不一的山石像是一颗颗棋子点缀其间。夕阳西下,缕缕金黄的余晖洒落在山谷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林。几声鸟鸣划破天际,打破了原本属于山谷的寂静。

刚入“水槽”,只见巨大的岩石上方印刻着一只轮廓分明的手掌。当地村民称其为“仙人掌”。继续往前走,可见各式各样的民宿层层叠

叠分布两旁的山野里。夜幕降临,民宿屋顶不约而同地升起了袅袅炊烟。乳白的烟雾与深蓝的夜色交织在一起,犹如一块印染的蓝花布笼罩在这山间田野。阵阵山风拂过,传来泥土的芬芳,沁人心脾。溯着水流的方向,我们继续驱车前行。拐过一个山坡,便能从迷蒙的夜色中,望见一处窗户透射出来的一丝火红的灯光。这光亮,温暖了整个山谷。我们决定就此歇脚。靠近这座民宿时,随即就听到接连不断的犬吠。紧接着,民宿的门开了。主人见有客人到来,显得格外热情。

这是一座外拙内秀的乡间木屋,三排两层,依山傍水,新旧结合。除了堂屋和灶房还保持着

原始的风味,卧室、阳台、餐厅都显得格外精致舒适,书房和茶室布置得更具几分文艺气息。茶叙之间,我们了解到民宿的主人姓邓,是一名在外打拼多年回乡创业的本地村民。谈吐之余,我们参观了民宿的储藏室,里面米酒、葡萄酒、桂花酒等应有尽有。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,这两年,慕名前来游玩的客人络绎不绝。在邓老板看来,能有今天安逸的生活,除了机缘与个人的努力,自然离不开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惠民致富政策。

见我们第一次来,民宿主人就地取材,热情地给我们弄了几个最为拿手的菜,如野菜、柴火土鸡,还有最具特色的血浆鸭以及腌制的竹笋和酸蕨,并给我们斟满了纯手工酿制的米酒。

忙碌的工作之余,我们借助酒的余温,与宁静的大自然交融汇合。望着绵亘的峰峦与森林,还有雨水浸润下愈加凝重的苍碧夜色,惊异于此地的险峻、秀美与深沉,身心的疲惫似乎顷刻间消释。饭后不久,我就在溪涧声中进入了美妙梦乡。(鄢跃斌,任职于新宁县委宣传部)

◆六岭杂谈

蓼水弯弯

曾秦伟

王昌龄才情横溢,被誉为“七绝圣手”,他的送别诗颇为人称道。其“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”一诗,千百年来离别人常引为衷肠自白。至于“沅水通波接武冈,送君不觉有离伤。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”,算是王昌龄与我“交集”最近的一首诗。水上之清风,山间之明月,最能抚慰浪迹天涯游子的创伤。

自武冈流经高沙镇的蓼水河,最易勾起我对故乡的甜美回忆。蓼水河,是我风雨人生中的“保姆”。老家与马市街隔河相望。一桥不架乡梓憾,试问余年何缘牵?渡船成为两岸互通的不二选择。老艄公的“麻拐叫叫”一响,竹篙轻轻一点,船如离弦之箭,不一会就过了岸。舅舅爷家近在咫尺。想起在他家呷“爆花糖”的开心记忆,忍不住直流口水。

想起在河里逮鱼摸虾,扯喂猪的长丝草,惬意油然而生。那时,没事在深潭里潜泳,半晌难觅踪影。伙伴们打起水仗来,顾不上天昏地暗。为此,家人没少打着草把径直找寻过来,棍棒侍候也是常有的事。童子放飞自我乐,大人焉知童子之乐也。

我打小涉足奥数难题,小升初放榜时更是欢呼雀跃,似乎洞口一中初中部近在咫尺。终因凑不起车旅费,梦想成了一单寄不出的快递,尘封在伤逝的岁月里。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。志愿填报的不慎,更是留下了些许遗憾。回首走过的天涯路,不曾欢喜何曾忧。

独上西楼眼蒙蒙,繁花既尽何必恨。向上攀爬的路注定坎坷,但攀爬的过程似乎比站在顶峰却更令人心驰神往。

流进了我血脉里的蓼水河,年复一年奔腾不息,似乎一直在盼望,等待着结着愁怨的姑娘。出发的地方逐渐模糊远去,但干净的灵魂不惧雪雨风霜!

◆漫游湘西南